

李福眠 著

疏林陈叶



山東畫報出版社

疏林陈叶

李福眠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疏林陈叶 / 李福眠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5

(“书虫”系列)

ISBN 978-7-80713-415-2

I. 疏… II. 李… III. 书评—选集 IV. 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2329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1 印张 137 幅图 1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1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刘禹锡诗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拙书所述，为书林边缘一布衣书虫，自朝气少年迄天命年间，由购书淘书，历睹书林页页骀荡籍华之陈事。

韶光流逝，芳林衍变疏林；夕晖薄暮，桠枝勾忆陈叶。疏林与书林同音，陈叶乃书林旧事。拙集因名为《疏林陈叶》。

——李福眠

责任编辑 / 徐峙立

装帧设计 / 李海峰



看书琐记

王稼句

签名本物语

陈子善

搜书记

谢其章

纸上的行旅

薛冰

醉书随笔

许定铭

相忘书

止庵

疏林陈叶

李福眠

序

福眠白。

清风翠微。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二日晚六时，古吴听橹小筑主人王稼句来电，邀我十九日至姑苏，参加“文化沧浪丛书”书评会。静院晴帘，我与京鲁宁沪之书虫李辉、止庵、徐峙立、薛冰、徐雁、王振羽、陈子善，遵时莅会。后二日，稼句引领，止庵、峙立、薛冰及我，驱车溯江，沐雨南通，料峭常熟，柳芽点点，访书燕谭。间因雨雾锁江，宿于扬子宾馆。江水汤汤，声拂蓬窗，茗香袅袅，征怀清旷。非书话之“书虫丛书”新叶，于秉烛闲话中，渐然萌于疏林。我倚于止庵之床，侧耳静听，以为豆棚瓜架之侃，未存于心。

疏林置案。我之作文，散淡为之。或临窗呆望，数日仅百字；或冷巷独步，多月惟一篇。是年瓜月十一日，稼句签寄由其点校，峙立责编之王韬《漫游随录图记》，中夹短札一首，且有“前在南通所议之丛书选题，正在洽谈具体细节，不日当有消息”之语。木樨沁馨，其又电告丛书将正式出版、每册字数十万、年底交稿诸信风。这对于日日坐班，以防饥寒，落笔虽非三纸无驴，缘木精磨千字文之我而言，视为畏途。中秋篝灯，致函责编峙立女士，述曲径无幽，难以应命。大有临阵弥遁，仓皇疾退之思。她复函云：“这本书，也不必急欲为之。在先生，可以缓缓来做。”阅之，我顿感轻松，逸笔草草。

屋檐斜枝。十二月卅一日，海上骤然冰天雪地。清晨，我出门上班。兢顫未远，倏忽五体投地于百花街桥端，右臂桡骨骨折。石膏裹臂，卧床惟读《洛阳伽蓝记》、孙犁谢国桢集子、《塞耳彭自然史》和碑帖疗伤。检阅伤前所书部分，只有栏目而无细目，自觉藤蔓不清，恰似宰肉连刀块。春节前夕，石膏拆除。臂指虽然肿僵，但我春煦在怀，花生伴侣，春蚓秋蛇而重书。逐加书话式小标题。既破版面之沉闷，增添趣味；又能吸引眼球，有利促销。会心不远，全在斑管柔翰也。

芳草又绿。峙立同道函云：“咱们也不必急于一时。您什么时候写完了，觉得可以出版了，我就拿来出版。我们都不是功利的人，做一些事情可以随性点儿。”有其末句之策，我老鼠打洞，涸涸撑舟。朗然三日打鱼两日晒网，少则百字，多则一千。润含春雨，干裂秋风，洒然续书。其间，又请韦泱为拙文所配书物摄影。其爬上蹲下，左右横竖举机之姿，俨然资深记者。而绝大部分书影，特作复印。黑白为最高简洁境界。其视觉效果，常常出乎意料超过彩照。年代愈久，尤具沧桑感。

今年十月廿八日，徐雁《中国古旧书业百年》、陈克希《旧书鬼闲话》两新著座谈会，在沪举行。会后，六场绝缘斋主人龚明德，连夜返蓉。而宁苏沪之薛冰、徐雁、王稼句、吴眉眉、陈子善、韦泱、陈克希及我，悟言老正兴五一室，取诸怀抱，良有以也。稼句盘腿踞于床上，醉眼朦胧；对着坐在窗边帘前之我，姑苏之音，斜穿过满室交织之语：“讲好的事体，一定要做到，这趟依勿好再逃脱了，年底交稿！”我颌首作揖称是。心中窃喜，幸亏我老牛破犁，默然耕作，且墨津将罄。否则，湖畔弃舟，辜负了同侪诚意。

刘禹锡诗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拙书所述，为书林边缘一布衣书虫，自朝气少年迄天命年间，由购书淘书，历睹书林页页动荡籍华之陈事。虽无大义，亦清人史震林《华阳旧稿·自序》“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气与灵机也”之味。

韶光流逝，芳林衍变疏林；夕晖薄暮，桎杈勾忆陈叶。疏林与书林同音，陈叶乃书林旧事。拙集因名为《疏林陈叶》。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廿二小雪日·制于海上

目 录

序 / 1

书海二舫 / 1

澄怀味像之朵云轩 / 1

含道映物之美术书店 / 7

淘书缀忆 / 17

勤艺堂“晤对前人”之《晚笑堂竹庄画传》 / 17

光绪石印“可以观”之《芥子园画传二集》 / 21

由郁达夫《关于黄仲则》而蔓《两当轩集》 / 26

至今犹阅《郑振铎文集·第二卷》 / 28

平生偏嗜《老残游记》 / 32

地下党联络式秘购《唐孙过庭书谱真迹》 / 34

“高长兴酒店救书”：《再和我接个吻》 / 39

老城厢灶披间淘得《比亚兹莱画选》 / 41

承载沧桑的《怎样画猫》 / 47

“文革”伊始从杭偷携回沪之《美术研究》 / 50

误得佳籍 / 54

疑似金农之《吴滔临金冬心画册》 / 54

果庵墨签《松禅老人遗墨》 / 56

非王韬操觚染翰之《弢园随笔》 / 58

章太炎批跋张之洞《轺轩语》 / 59

蕴沪史料的《小雅楼诗文集》 / 63

下真迹一等之《徐籀庄手写清仪阁古印考释》 / 64

缜密熔炼之眉批本《白香词谱笺》 / 65

教我瞭然卢桔即枇杷之《乡谚证古》 / 66

部分演员签名之《浮生六记》 / 68

姑言线装 / 71

嘉业堂板《玉堂荟记》 / 72

临野堂板《觚腴》 / 74

“元和邹氏书库中物”之《樊山公牍》与《樊山批判》
/ 77

周黎庵《张爱玲“数典忘祖”》教我淘得《润于日记》
/ 80

刘半农签铃徐耀辰恭赠《江阴艺文志》 / 83

溥心畬朱笔眉批《文史通义》 / 86

芦西居士辛亥感喟随书于《章氏遗书》 / 87

砚边书虫 / 92

姜蓀 / 92

施蛰存 / 94

范泉 / 96

裘柱常 顾飞 / 99

如斯书房 / 103

缭绕烟水阁 / 103

蛛网帐草棚 / 109

“世外”翰墨庐 / 112

蕉映印刷房 / 114

噫，天钥书屋 / 117

家里淘书 / 128

《彖社丛刊》“霹雳一声”广告之遗响 / 128

《五茸志逸》“嘲酒淡”勾忆起片儿汤 / 130

《自怡轩卮言》所讽之讹舛于今为烈 / 130

章钰之序“一鸡两吃”于《安乐乡人诗·药梦词》 / 132

《谢灵运诗》夹杭州《圣塘河下死水塘，应设法填塞案》
处理通知单 / 133

“吴老爷即继孝于廿式日辰刻来署考试勿得迟误”

/ 135

甲申沪上某刊之《作家手迹展览》与《季滢漫画》插页

/ 137

按书索游 / 142

《学画山水过程自述》——祝陵清籁 / 142

《刘禹锡集》——君山半日·长沙遭窃 / 144

《徐渭》——青藤书屋信步 / 147

《龚贤》《梅清》——从金陵折腾到黄山 / 149

石头记者 / 157

父亲之红木匣祥云额端砚 / 157

取砖制砚，被女儿誉为“依从小就呆头呆脑” / 158

《老残游记》文中带“砚”之句，皆一一划线 / 158

徐老师之汉砖砚“捆勒老房子里了” / 158

黄宾虹女棣顾飞说“侂黄老师就用小泥台” / 159

两方古拙青石砚压在腌菜缸盖上 / 159

女儿诞生前夜我梦见古砚，因名梦砚 / 160

神经兮兮于萧平先生《书斋清供图》中古拙大砚 / 160

潘天寿止止室之“强其骨”大端砚 / 161

养伤期间购得宋坑顺水池端砚 / 162

萦怀七十年代裱画桌上那方旧砚 / 163

六十年代后期，三哥捎我之浮雕绿洮砚 / 164

书海二舫

澄怀味像之朵云轩

与北京荣宝斋齐名的朵云轩，创建于一九〇〇年，坐落于上海繁华的南京东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每于南京西路上海美术展览馆，参观完画展，必由西向东，安步当车，二十五分钟后，进入朵云轩浏览金石书画，或购买有关用具和书籍法帖。

那取集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之书的“朵云轩”黑底金字之匾，高悬大门上方；两边大玻璃橱窗内，陈列着前贤，或当代海上书画名家与时俱进，笔墨当随时代的新作。轩内壁上，挂满装裱精致之水印木刻历朝大家山水、花鸟、人物诸传世名作，几于乱真。其下是低架，各品宣纸、皮纸、毛边纸、连史纸、元素纸等，摞叠其中；或排排各种尺寸的中式镜框，任由选购。架前，是环轩红木柜，陈列着端砚、徽墨、笔筒、笔架、笔洗、水盂、铜勺、扇面、印床、印石、印泥、刻刀、镇纸、挂钩、信笺、信封等诸种教人心心相印的文房清品。轩中央数只大方玻璃柜内，展示着精印之长卷、册页、法帖和最新美术书籍。与东墙连成丁字形的，是汉白玉雕栏西式楼梯。拾级而上至平台，左右二梯，皆环通二楼。再步二楼倚墙中式斜梯，可至三楼。站在底楼大厅，仰望五颜六色的玻璃藻井，如置身北京皇家建筑内。四季和煦的阳光，透过藻井，斑斓洒下。人

在画图中，不虚言也。而雨点洒落，井顶跳珠，无异舟行秦淮，画卷无尽。此情此景，唯有伫于代表上世纪初，中西文明与建筑风格巧妙相融的汉白玉楼梯上，方可幽赏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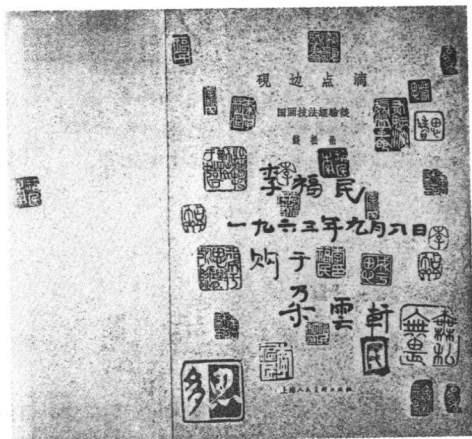
朵云轩二楼，主售清民时期金石书画。几窗明净，太师椅一尘不染。观者文质彬彬，轻声细语，衣冠简朴古风存。清风徐来，轻拂窗间竹帘。少年之我，端坐于太师椅上，静晤前贤，若慧心之修炼。有一次，我正端赏，走来一位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问我愿不愿意学画？生性胆小之我，一语未答。这一幕，如今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悟觉我当年或如山中遇仙，幸逢画坛高手。倘若其时我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随其砚池之习，今朝也为丹青苑中一员了。

我曾在随着城建，如今已消亡的八仙桥书亭，购得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编著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一书。神与古会。天性教我对书中展示的雄浑的颜字图版，一见钟情。按图索骥，我在朵云轩购买了《大字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诸颜体选字本。不久，我在二楼，不意见到一本《颜氏家庙碑》完整拓本，小心翼翼地取过翻阅，如摩原碑。五十开外的营业员，真诚的眼光，透过陈旧镜片，对我说“品相勿错，买得去临临伊蛮好”。我满脸通红，手持拓本，前后翻着，心里咚咚，犹豫不决。湿手沾面粉，甩也甩不掉。我付了三元，疑虑满腹下了楼。日月经天，从今视昔。少年时代的疑虑，正是识浅。拓本之精妙，是石印、影印本难以比拟的。此本虽非初拓，但历经兵火与文化浩劫后，在趋利奔竞，泥沙当古董的时下，愈显其珍贵。

这本碑额页钤“涵晖楼”朱篆印的杨氏藏帖，我临了数通。三秋下乡学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周期满。回城前一日，老师起草了一份致公社小队给予我们深刻忆苦思甜谆谆教诲的感谢信。学以致用。墨笔抄录于红纸，刷糨张贴于队部之重任，非我莫属。我伏于铺板，标准的五指执笔，俨然塾师。平心静气，不苟言笑，一笔一划，韵味十足写了“感谢信”三大字。峰回路转。正文小字我刚写了一行，归心似箭的同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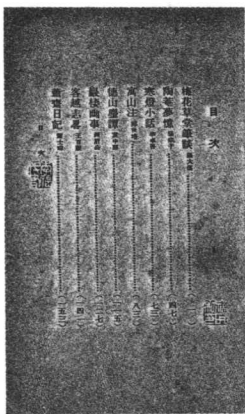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购于朵云轩之《砚边点滴》书影。为少年之我爱籍之一，亦将伴我终生。



《砚边点滴》之扉页与“李氏墨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灵魂深处闹革命”、“无私无畏”诸印，皆“文革”锋镝遍野之时，逍遥于家而治。后二方出于中学语文老师秦学林先生之斧。

已不耐烦，传来“写到天亮也写勿好”不谐之音。迫于“下课”之声，我倅然退居二线。上来一位荣获校体会长跑第一名的长脚。其另纸重书。风卷残云，一挥而就。通篇气势，不亚于祝枝山书风。他的异军突起，印证了“苗头不轧，苦头吃煞”之民谚真谛。做事有时不辨时间、地点、人物，而刻意求工之我，此事今日思之，止庵兄的“以期不管怎样都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言，不无道理，不刊之论。爱屋及乌，由帖至文。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博古斋，淘得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线装四部丛刊之《颜鲁公集》。翻阅数遍后，寄赠千里之外未缘一面的半樵书屋主人韩羽先生了。

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我在朵云轩购得一九六二年六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二版，钱松岳先生著《砚边点滴——国画技法经验谈》一书。扉页上的“李福民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购于朵云轩”墨签，是经过十年浩劫，保存至今，依然洋溢着青春气息，最早的“李氏墨宝”之一。缘于在淮海中路旧书店，淘得一九三五年三月南强书局初版，王英（钱杏邨）编校的《明人日记随笔选》，读了其中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之“陈郡丞尝谓余言：‘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篠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



《明人日记随笔选》目录页之一。

疏林陈叶

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噫！此大痴之笔，所以沉郁变化，几与造物争神奇哉！”和在九十年代日新月异的城市中，被拆除的老牌大世界新华书店，购阅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版二次印刷，贺天健先生著《学画山水过程自述》之“在这时期里，我又到常熟去看虞山，学了黄大痴的样，坐了一只船在尚父湖里泛游，看拂水崖、剑门，所谓‘不必千金买范宽’这句话实是有根据的”之语，与《砚边点滴·〈赭石〉》篇“相传常熟虞山黄大痴墓旁的赭石很好，虞山固多赭石，不一定大痴墓旁的才好，大痴善画浅绛（赭色）山水，后人崇拜大痴，因此以为他墓旁的赭石也特别好”相映成趣。

这三本六十年代初期淘购的旧籍新书，教少年之我，对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子久、大痴），产生莫名的崇敬；对其放浪山水，沉浸笔墨的生活，潜藏朦胧的企羡；对令人存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的虞山及赭石，昕夕向往。自八十年代始，我数次愉莅常熟，皆因同行者热衷于特色小吃、采购叫化鸡，于名胜古迹，了无兴趣。孑然之我，无缘虞山，俯拾赭石。今年初春，我将拙集《天钥书屋散札》寄赠供职于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徐峙立女士。我在前勒口反面签书：

惠风和畅之公元二〇〇四年，岁次甲申二月十九日，与徐峙立同道相识于姑苏南园宾馆之文化沧浪丛书评会。

后二日，稼句引领作陪，溯江南通常熟。春雨润物，瞻仰张謇之故居；杨风泠泠，凭吊留影于柳如是之墓。虽无红豆可采，徜徉江南烟雨，亦书虫之无穷盎然乐趣。同游者：峙立、止庵、薛冰及叨陪末座之我也。

三月五日惊蛰之夜，津门李福眠志于海上

于“虽无红豆可采”句后，漏书“赭石可拾”四字。这四字，典于令少年之我莫名偏嗜，至今耿耿不忘的“大痴善画浅绛（赭色）山水，后人崇拜大痴，因此以为他墓旁的赭石也特别好”之《赭石》篇。

七十年代初期，“文革”依然火荼，万马齐喑。是时，我已学徒满师。一次，厂团委组织团员、青年、赴市区大上海电影院听形势报告、看革命影片。边缘之我，在开映的漆黑刹间，溜出影院，直窜朵云轩。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朵云轩已被革命为东方红书画社。毛主席巨像、毛主席语录，竖于橱窗里。轩厅壁上，庄严地挂着影印毛主席诗词手书墨迹。柜内陈列与架上出售的，是以简化字入印，以毛主席语录、诗词为内容的篆刻集；和以革命样板戏唱词为内容，重集王羲之法书或古碑字而组装成册之字帖。轩内与轩外传来的昂扬毛主席语录歌，交响成一片；与全国河山一样，弥目红海洋。

那时，党员、团员、革命群众，每天必须胸佩毛主席像章，袋装红

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发票
上海市工商企业管理局监制 发票字第109号
地址：南京东路422号 电话：203816

№ 0074941

户名	货号	品名	数量	单价	金额
		篆刻选集	2	0.50	1.00
		印石	1	0.50	0.50
大写金额		壹元五角			
1970年 9月13日		经手人 715			

“文革”霹雳。朵云轩被革命为东方红书画社。

上海东方红书画社发票
上海市工商企业管理局监制 发票字第109号
地址：南京东路422号 电话：203816

№ 0074951

户名	货号	品名	数量	单价	金额
		篆刻选集	2	0.80	1.60
		印石	1	2.20	2.20
大写金额		肆元八角			
1970年 9月13日		经手人 715			

这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三日，我于该轩购《吴昌硕篆刻选集》与印石之发票。